

# 春天的味道

阿朵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吉林上学期间,在一个朝鲜族大娘的小吃店里吃过一道菜,叫地三鲜,后来才知道它是一道东北传统名菜。之所以叫地三鲜,是因为它的制作材料是地里时令新鲜的食材:茄子、土豆和青椒。

奇怪的是,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每每春天,我经常莫名地想起这道菜名,我觉得它更适合命名春天里在我的家乡经由母亲的手为我们端上桌的三种野菜。这野菜相比于茄子、土豆和青椒,它们更显得野气十足,味道更鲜美。它们分别是荠荠菜、鱼腥草和香椿。

汪曾祺先生曾说,北京的荠荠菜要么是园子里种的,颜色浅,无香味,要么有老太太挑了野生的来卖,又过于细瘦,如一团乱发,吃起来还扎嘴,总不如南方野生的有味。我不知道我们这秦岭南坡是不是属于汪老先生所说的南方。大概不是,他所谓的南方可能是指故乡江苏高邮。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里的荠荠菜,也是别具一番滋味,不然为什么一到初春,有那么多人都在田野间寻找呢?那野菜的人群中,肯定有我的母亲。

一进三月,蛰伏一冬的植物们

都好像迫不及待要来充当春天的使者,向人们报告春天的消息,田地里的野菜似乎更有一股冲劲儿,一场雨后,便齐刷刷冒出了头。这个时候,母亲一有空便提上篮子,行走在田间地头挖荠荠菜。她把这活儿当成是一种使命和必须,因为她知道我们爱吃荠荠菜饺子或包子。母亲一有空便提上篮子,行走在田间地头挖荠荠菜。她把这活儿当成是一种使命和必须,因为她知道我们爱吃荠荠菜饺子或包子。

母亲挖回荠荠菜,首先一顿荠荠菜饺子,那是必须的。然后将剩下的荠荠菜清洗干净,略微焯水,晾凉,捏成菜团,用密封袋封好,放进冰箱冷冻室。然后,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随时都可以吃到美味的荠荠菜。

周末回家,正是寻荠荠菜的时节,和母亲顺着高架桥下的油菜花田挖荠荠菜。母亲前边走,我紧随其后。这种场景似乎在哪里出现过?梦里?还是小时候?

桥上动车飞驰而过,去往远方的世界,我只想就这样跟在母亲的身后,做个小小孩。母亲边寻荠荠

边感叹:一辈子真不经过呀,不知不觉已经七十岁了。我说:七十岁又不老。母亲说:还不老?离九十岁也才有二十年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活一百岁都不嫌长。我默默注视着专注挖荠荠菜的母亲,竟一时无语以对。我常常被眼前这样一个平凡妇人的乐观感染。很多时侯,我觉得母亲是支撑在我身后的一座伟岸的山。

挖鱼腥草在清明前后最为适宜,田埂上,坡地里,那暗红的嫩芽,一丛丛,一簇簇。在很久以前,我是不吃鱼腥草的,我只知道四川人爱吃,称它为折耳根。但是母亲说鱼腥草吃了好,对身体有益。因为觉得吃了它对我们有好处,在荠荠菜罢茬以后,母亲又把所有的空闲时间用在了找鱼腥草上。周末回家,一进门我就问父亲:爸,我妈呢?回答肯定是:找鱼腥草去了。

母亲从田埂里挖回来的鱼腥草,奶奶一根一根摘干净,她们分工自然,各司其职,各得其乐。周末的餐桌上,肯定有一盘凉拌鱼腥草。洗好的鱼腥草放上姜丝蒜瓣红辣椒,再用烧得冒烟的热油一泼,随着“滋啦”一声,香味便弥漫

满屋。周天离家时,被塞得鼓鼓囊囊的口袋里,肯定有一袋鱼腥草。于是,接下来的一周,为了不把带回来的鱼腥草放坏而辜负了母亲的心意,我总是会好好做饭好好吃饭。稍微长得老一点的鱼腥草,母亲还要晒干,到了夏天让我们当凉茶喝。母亲把我从一个不吃鱼腥草的人,变成了每每春天,吃不上鱼腥草就不算过了春天而心存遗憾,或者,不好好吃鱼腥草而会心生歉疚的人。

春天里,鱼腥草和香椿几乎是同步的,香椿是我的最爱。特别是配上母亲亲手蒸的凉皮,浇上母亲用自己种的辣椒做的油泼辣子。很久以前,在我老家的房前屋后或山脚下,有很多香椿树,记得好像转个身的功夫就可以掰一大把,现在却很少见,想要吃香椿,得跑很远去找。椿芽长得极快,过了这段时间,基本就只能叫椿树了。爷爷去世是在五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爷爷想吃椿芽,母亲就扛着顶上绑着镰刀的竹杆跑了好几个村子,才给爷爷找到一点椿芽尖。

去年春天,四十年没见的邻

居发小回到了故乡,有一天,突然“啪”的一声,从围墙那边飞过来一包东西落在我们家院子里,然后就听见她们在那边哈哈大笑,原来是她们去山里掰回好多香椿芽,分给了我们一袋,就用这样的方式飞了过来。时至今日,我常常因为想起这个画面而忍俊不禁,觉得有趣而温暖,时光好像又回到了很多年前。

记得丁老师有一首诗里说:在春天的暖阳下,我附身山野,鱼腥草的叶子,像紫色的翡翠,荠荠菜的叶子,像美女的头饰,还有香椿芽,像彩色的水钻,我只是在寻找小时候的记忆,一个乡下孩子,拜访一些老亲戚。

春天是一种心绪,是一川雨,是一片云,是一袖风,是我路过你的身旁。故乡的春天,是一种味道和记忆,和母亲有关的,和故人有关系的,和时间有关的。春天里家乡的“地三鲜”是大地于我们的馈赠,是故入于我们的情意和母亲于我们的心。

## ○人间有味

# 古诗词中的清明

梁征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节、祭祖节等,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是中国传统节日,也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从古至今,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了众多优美的诗词。

提起清明节气,很多人都会吟诵起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节为唐代的大节日之一,这一天,或合家团聚,或上坟扫墓,或郊游踏青,活动多样。杜牧在池州所过的清明节却不见阳光,只是“天街小雨润如酥”,细雨纷纷。诗人用白描的手法鲜明生动表达了世人清明时节的思想情感,因而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使这首《清明》诗流传甚广,成为清明诗的代表作。

其实,古诗描绘清明节的诗歌不仅只有这首《清明》,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在这个烟雨迷蒙的风光中,寄存过一段情愁;又有多少文人在这个悼念亡人的日子里,写下一纸离殇。

宋代高翥在《清明日对酒》中写道:“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我们都是人生的过客。故人已逝,记忆永存,忘却的是伤痛,不忘的是思念。点一盏心灯,燃一束香。愿天堂没有痛苦,愿人间充满欢乐。“乌啼鹃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

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这是白居易笔下的寒食和清明。可以看出,当时寒食节与清明节并举,都是寄托哀思的节日。这首诗情感真挚,催人泪下。

有一种乡愁叫清明,人们在这一天出游踏青,尽享春光。明代高启笔下的清明是“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曾几何时,我们为了梦想,背上行囊,离家远去,见一见外面壮阔的天地。历经千帆,才渐渐懂得,无论走多远,心绪都牵挂着那片承载记忆的土地。唐代韦应物在《清明日忆诸弟》写道:“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此年清明,诗人憔悴卧病。但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却在这个节日氤氲的氛围中变得格外清晰。他低声吟诵着诗句,眼前浮现的是远在天涯的亲人,是家乡的点点滴滴。倦鸟思巢,落叶归根。

时代发展到今天,放眼四野,春光明媚,春和景明,我们应当在清明节里感恩尽孝,增进亲情,缅怀先贤烈士的功绩,送上自己的思念与敬意。同时,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清明,走向大自然,感受“清洁和明净”,不负大好春光。

桃花坠,梨花落,烟雨迟迟,芳草萋萋,又是一年清明。或许对每个在外的游子而言,清明永远是记忆中抹不掉的乡愁。



## 汉水

春上枝头已十分

贾真 摄

总有寒流赶来提醒  
谁都可以久居人间  
此生最稳定的家  
其实不在高处而在地下  
能不能养活此后的时光  
只能由幼苗们决定  
想要预言长势  
必须得到时间的暗示  
还要一点点剔除杂草与杂念  
野草年年重生  
不过是想替泥土问一句  
来踏青的那个人  
是否还是去年来的那个故人  
树一直在门外沉思  
谋划着用新叶掩饰伤口  
那些随花风一起  
根植于乡野的词语  
早已被东风误了终身  
远山含黛 因云而动  
挺直腰身收纳归隐的春色  
等这一柱香燃完  
就该又去天涯漂泊  
一次次与春色和故乡告别  
从来只为重回春天重归故里

## 与春色告别

张鸿雁

# 怀念母亲

王利群

缺失母爱的无助中,伶俐要强的母亲早早学会了纺织织布,女红做饭。成年后她先是照管一家老小,直至奶奶人才离开家乡,与在外工作的父亲相会。母亲跟随父亲辗转多个地方,拉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尽力维护着家的基本温暖。我小时淘气常惹祸,不是打了人就是被人打,有时别人寻到家里或是自己受了委屈不敢回家,母亲就急切地到处寻找,声声呼唤我的名字,直至出现在她眼前,然后再温言安慰劝导。一个傍晚,我没打招呼跑到十里外的一个工厂去看新电影,扒车回来已是午夜,妈一把搂住我泪水涟涟,她一直等着儿子并在锅里热着饭菜。后来才知道她发动了很多熟人到处寻我,担心我遭遇了什么不测。

我们渐渐长大且相继工作,家境开始好转,可退休后的父亲却中风偏瘫了。母亲又侍候起父

亲,坚持九年,直到把父亲送走。母亲在父亲走后过了十几年相对安闲而幸福时光。那期间,她在成家立业的儿女们中“周游列国”,我们都争着孝顺她,妈脸上写满了欣慰。然而,在母亲的眼里儿女再大也是孩子。她出去溜达时,常要买一把蔬菜,给小辈带点吃的,还给他们零花钱。从楼上望见孩子下班回来,就站在虚掩的门后等着。刚一落座,就把水杯送到手上。闲时,她爱给我们讲述陈年往事,次数多了,许多情节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我无法想象在2011年那个深秋的黑夜,母亲跌倒后是怎样硬挺着疼痛从卫生间回到卧室的,她没吭声,甚至连灯都没开。我恨自己的疏忽,当晚咋睡得那么沉,妈滑倒时居然毫无察觉,为啥没听到一点动静呢?

难忘第二天早晨,母亲穿着

整齐坐在床沿,没像往年那样下地活动。她把我叫到跟前平静地说:“妈昨晚摔了一跤,走路有点困难。”

“妈,你咋不叫我?!”我惊出一身冷汗,母亲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

“妈——!”我握紧母亲的双手。

“也许是扭伤了,敷点药,歇歇就好了。你扶我起来试着走走。”我昏头了,没有多想,竟然搀着她慢慢走到客厅。

“你看,可能不要紧——你去医院拍片显示——股骨颈骨折!更痛的是因为年龄大,且有冠心病和高血压,母亲竟不成手术,只能保守治疗。母亲说她是该走

的人了,叫我们不要伤心难过。她打着牵引躺在床上,虽能与我们正常说话,可再也站不起来了。

母亲病后一直头脑清醒,记得5月23日那次临别,她也许是预感到了什么,话比往常多。面容苍白清瘦的母亲依次拉着我们兄弟姊妹的手说:“你们,都很孝顺——都是妈的好孩子,我知足了。”她喃喃着,“哎,妈是舍不得你们呀,折腾你们一趟跑跑跑,这里有人经管,别牵心妈……”我们忍住泪劝母亲好好休息,说过几天再来看她,没想到这竟成了永诀。

母亲走后,偶尔会感到心里莫名空寂,似乎生活少了一种不可替代的陪伴,也少了先前大家庭欢聚的机会。现在回想,有母亲的人真是幸福哦,时常被一颗柔软的爱心牵挂着,被慈祥的日光温暖着,喜感哀乐可感,即使身处寒夜,远在他方都不会孤独。

## ○心香一瓣

## ○心灵花园

# 迟到的看望

苏书

昨夜有了约定后,我陷入了沉睡中。然而,想见之人,并没有入梦来。

晨起,天空灰蒙、无风,有些凛冽,有些潮湿。忽而,晶莹的雪花轻盈柔美,于眼前飞舞,悄然滑过我的脸庞,这是我所念之人,托雪花来看我了吗?

站在陌生的高楼大厦前,我茫然失措,如迷路之孩童,找不到回家的路,惶恐不安。

片刻后,我笃定地站在另外一栋楼前,激动地抬头仰望。希望那张熟悉的笑脸出现在五楼阳台上的栏杆内。我屏住呼吸,侧耳细听:没有呼唤我名字的声音传到楼下。

原来,时光不会倒流。客厅的装修有些陌生,大致的布局还保留着以前的样子。三间卧室的房门关闭着,我在中间卧室门前停留了片刻,目光又回到茶几上,端起面前杯子里的热水,抿了一口,不是茶;也不是以前常喝的菊花茶的味道,我失落地放下杯子。

惊觉自己又坐回了以前常坐的沙发位置,然而那个熟悉的身影遍寻不见。表哥给我遥指前方一处新建的气势磅礴的楼盘,我有些心不在焉。

餐厅这排窗户前,我曾经常常坐在那里,一边聊天,一边浏览外面有趣的风景。餐桌正对着一间小小的厨房,那里曾端出太多太多的人间美味……此刻回想起来,口舌生津,唇齿留香。

终于,我看到了我想要探望的人。那熟悉的面庞,被定格在了一小帧黑白照片里面,安放在一大块黑色的大理石板上。照片上的人,依然亲切地冲我微笑着。

我把怀里紧紧抱着的一大束白菊,恭恭敬敬地放在光滑的墓碑前。我和哥姐们一起擦拭冰冷的石碑,用心装扮这个特殊的房间。压抑太久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不想让眼前的人又担忧我:是不是过得不好,又哭呢。我硬生生地把眼泪憋了回去,笑着大声道:“二姑,我来看您来呢!”眼泪肆意地在心里汩汩流淌。

那年,惊闻找不到您的消息,我如坐针毡;夜里,辗转反侧,频繁地查看众亲友的信息。确认您离开后,想到这个世上,最疼爱我的亲人又少了一个,无法言及的哀伤密密匝匝地包裹着我,痛得我无法呼吸。

没有足够的勇气返回故乡送您最后一程,此后,成为我心中难愈的一份痛……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整个人如患一场大病,衰弱不堪,萎靡不振。

大把大把的纸钱在炉鼎熊熊燃烧着,红红的火光不断升腾、翻跃着。我有些贪恋这份温度,依恋这个和另一个世界的你互通的媒介,不愿挪动半步。片片灰烬像一只只灰色的蝴蝶飘摇着,飞向远方,牵引着我的思绪回到从前。

儿时,您常带着我一起去棉织厂上班。百无聊赖的我,悄悄溜出宿舍,在车间窗户外,踮起脚尖,四处找寻您的身影。看到一排排大型的隆隆响个不停的机器前面,头戴白色帽子和口罩的女工们,双手在机器前不停地上下舞动着,忙碌着。一想到,您就在其中,而且年年您都是工厂门口玻璃橱窗里面的劳动模范,心里无比自豪。

您每天拖着一身的疲惫下班回家,顾不上休息,又一头扎进厨房,精打细算,给家里一大帮子老少爷们张罗出一大桌香喷喷的可口饭菜。

我终于调回市里,您比我父母还开心。单位距离您家不远,我常去蹭吃蹭喝。我爱吃的下饭菜是泡菜肉末,您就炒多几份,让我带回宿舍和其他女孩一起分享。看我老大小不小的年纪,您就和三姑忙着操心我的婚姻大事。无奈少时的我,坚信爱情至上。无数次想方设法婉拒了您的好意。

等我尝遍现实苦难的滋味,强颜欢笑时,您没有责备,只是一味心疼地唠叨着:“你看你,瘦得都脱相了……”

您不知道该如何怜惜我,就做自己最拿手的土豆烧排骨、糖醋鱼等饭菜来抚慰我。我俩坐在餐桌前,一边择菜,一边笑谈邻里趣事,间或还有国家大事。饭菜上桌后,您不停地给我夹菜,我碗里的菜都冒尖了,您还在不停地催促我:“快点吃,多吃点。”

那年春节,亲友们聚会。您往日清瘦的脸庞,终于有些圆润,洋溢着单纯、明媚的笑容。开心之余,意外得知您已身患老年痴呆症,忘记了很多事情,也忘记了很多。

几个表姐妹里,您率先认出我,笑眯眯地叫着我的名字。冬日的暖阳晒得您的脸庞红彤彤的,愈发和蔼可亲。我开心地接着您,不亚于自己中了大奖般欣欣。

您指着我身旁的女儿道,这是谁家孩子?我告诉您,这是您最喜欢的侄孙女啊。片刻,您又悄悄问我:那是谁家的孩子?我的心跌入谷底。

临走前,您想在老家住上几日,表哥担心您一旦踏出家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会给我们添加麻烦……

看着您依依不舍地被表哥搀扶着上车后,我心里一阵怅然若失。我总想着,要以最好的状态来看您,这一等,竟是十年。如今再见您,已是阴阳两隔。

原谅我,隔了整整十年的光阴,才来看望您。这迟来的看望,想必也让您等了太久太久,有些失望了吧……

亲爱的二姑,我真的很想念您,如今的我,一切安好,愿您在另外一个世界,也一切安好。